

此

庵

講

錄

成均講錄

監丞王維縉懷菴

博士蕭譜元鶴太

貢監吳就恒立齋全紀錄

先生陸監。西班一生。出問聖賢傳授心法。與歷代大儒宗旨。荅曰。此問最善。從來千聖相傳。止得一箇心法。大儒體認心法。不一其旨。如所云誠正。致知。慎獨。主敬。行恕。各有本領。總之要在千聖相傳處。討箇真正端的。譬之升堂入室者。外來門戶。四通八達。各有

塗路。總祈同登堂奧而止。非心法之外。別有千聖不傳之祕也。雖然。要看前賢毫釐差別處。此處看得的確。便能從前賢未着眼處。討箇自己得力功夫。不然。徒向尼山行處行。亦非學問得力處。卽如濂溪夫子。首著易通。以誠爲聖人之本。而程朱相繼宗之。已闢盡大學源頭。疑無復有餘蘊矣。然而仔細體勘將來。不先發明善成性之本。開口便要與人言誠。此箇誠字。從何處立得脚跟定。將使見理不明。自爲私欲竊發。豈非從一部大學中。第二義上做起。宜乎姚江

有致良知之一說也。致知自合在誠正之前。姚江恐人徒在事物上做活計。故直從生人不學不慮處。指點出一箇良字。所以曰箇箇人心有仲尼。又疑無復餘蘊矣。而當時排擯者。斥爲異學。抑又何也。繇于持論孤絕。是處叫學者看自己本來面目。所以得力者。便見自己性命根源。不得力者。便踏向空處。語涉禪家者流。便埋沒他一段有餘不盡之旨。我今日爲諸友說破。不在他處去求。只在這幾句四書上。大凡要討聖賢骨髓。莫在那斷章記述上看。須看他一筆著

作。便有分曉。論語是記述的。孟子七篇仁義。與大學綱領條目。中庸天人性命之理。細細打疊。便有明白切當之旨。在大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綱領。當日何以不曰在明明德。在新民在止善。而曰在止于至善。明乎明德新民亦有至有不至也。卽以明德論。明德譬之鏡。鏡體無不明。是其善也。然有一澄如水。寒苔畢現者。亦有大槩光亮而不能照及寒苔者。此明體之有至有不至也。此體質之分也。銅之清濁辨之也。然學問之淺深。亦有至不至焉。今有最上者。下此

剝磨一次，可以明照數月。其次開磨一次，光明不過十數日。若使三代以前之物，直須一經磨洗，可以數十年不染塵垢。由于歲月既深，浮氣渣質，久而淨盡，故能常明不暗。此卽學問至與不至之說也。故莫認定明德便是大學，就是明明德。也要止于至善之地。新民視此，雖然不知何以能止，故工夫先從知上去做，所以八條目中，緊緊趕到致知，方是親切下手處。然這段眼目，却埋在經傳之中。又在何處討個真正了當。在子思子原道一書。子思以道原于天，率于性。

修于教而修之功不外慎獨。只看那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。便是吾人天命本體。中和位育都從此畢具。故由天命順說向位育。便是外王。從位育逆還之天命。則爲內聖。雖然天地間道理有個真的。便有個假的。有箇戒慎恐懼。隨時處中的。便有箇儻侗豁達。模倣肖似的。真正能此者。豈可多得。然而何以不可多得。由于求道者多。明道者少。不能明道。豈能行道。坐此弊者。只爲自家看得太高。不向人心同然處討消息。不知智莫如大舜。却也从問察中來。不然子智之

害障道不小。豈能拳拳弗失。以與中庸相依也哉。故曰中庸不可能也。雖然。打疊一副精神。猛勉求去。如易所云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。窮通顯晦。皆莫能忒。方是體備中和的君子。隱恠之所以過求者。只爲不體貼于人倫日用之間。以爲宇宙間。別有此一種。瀾滿天地之物。不知舍却子臣弟友。別無當人踏脚處。此處一脚踏定。便是易。便是無入不自得。豈必求之高遠哉。高莫高于鬼神。遠莫遠于鬼神。而總之一誠。可以相格。學者何憚而不求誠也。舜之大孝。武周

之達孝。都只滿得個子。臣弟友的分量。于這分量中。看得透。就是舜文順做去也。可。就是武周逆做去也。可。而皆無戾于中庸也。從天命說到此。文氣愈說愈開。愈說愈放。却如何收到性命源頭處。故引夫子與哀公論政一段。極之于三達德。五達道。三近。九經。而歸本于一誠。便是懇切着力處。這個誠字。是達道達德。九經之本。所以周子著易通。開手便曰誠者聖人之本。惜乎周子到此。引而不發。姚江到此。發而未竟。引而不發。發之者其誰。發而不竟。其不流于空者幾

希矣。今日特與諸友指破。要看宋儒不曾說出明字。姚江不曾說出善字。所以謂之都留有餘地也。子思子述至此。緊緊湊着自己關竅。恐人心不着眼。所以一手擴開。說道盡天下只此沖極人。不是自誠明。便是自明誠。何以謂之自誠明。我所謂天命之謂性者。是何以謂之自明誠。我所謂修道之謂教者是。誠明合一。方纔了得修道分中事也。故下以參贊了誠明。以致曲了明誠。曲字中有明字義在。此明一開。便有如神之智。而備仁智合一之理。與天命同其不已。故

可以體備至道之身。而講求帝王有天下者之事。以進而合之無聲無臭之天。方纔了得個誠明的責任。故知學問宗旨。當從明善做起。然這個善。還是逐節明將去。還是于大頭腦處明得去。若說逐節明去。則工夫不若是之紛。若說于大頭腦處明去。這個頭腦在何處。諸友請試思看。人性原是善的。孟夫子道性善。只此二字。便了千聖傳心之秘。中庸明善。不明到此。不可謂明。大學止善。不止到此。不可言至。明到此。至到此。方可說個個人心有仲尼。方可曰人皆可以

爲堯舜也。故知道孟子性善二字。方可以談明善。會
看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。不誠未有能動者
也。方可以談明誠。合一之義。王子悔庵引釋氏之學
以證周子無極之理。先生曰。此間不得雜以二氏之
解。且此圖一立。諸方衲子上堂。動輒打一圓相。盡皆
附會于其中。安知不從此圖中竊將去。某此間則直
指聖賢切近下手之功。爲當人本領。全用他不着。吾
友若要壓倒釋氏。何不連周子這一○也不用。更覺
妥貼。王曰。如何可以無得。先生曰。你看此○還是未

有一畫以前的。還是既有一畫以後的。伏羲當日。只因馬上旋毛。劈空畫出一畫。又將一畫劈作一畫。由一得兩。由兩得四。由四得八。由八得六十四。並不聞有太極之說也。無極云乎哉。至夫子繫易。方從伏羲六十四卦中。看出陰陽動靜之理。劈空道出一句曰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亦止有太極字面。並無圖象也。濂溪夫子。又從孔夫子太極兩儀中。看出陰陽動靜之理。畫出圖象。又從夫子太極之前。看出無極。亦猶夫子從伏羲一一中。看出太極。故知伏羲畫卦。是從

一書順將出去。故通行至六十四。後人緊辭立象。是
從六十四卦中。逆將轉去。故由陰陽而窮太極。自太
極而悟無極。故亦能劈空撰出曰。無極而太極。是之
謂易也者。逆數也。後來朱陸同異。只爲有此一〇圖。
便生許多辨論。二氏亦常執此一〇。以各樹談柄。夫
子當日。豈不知太極以前原是〇。如此。只是言語到
這地位。便說不出。所以說予欲無言。子貢領會到此。
所以曰不可得而聞也。悟得此。便知子所謂連周子
這一〇也不用。更覺妥貼。原不爾欺矣。

先生曰。吾儒學問。全要得個本領。如曾子當日。係聖門高弟。不知費了多少功夫。却不會用到本領上。夫子却妙在不與他說破。到得摸索已極。功力持久。便如向岐路人指道。所以一呼便唯。蓋曾子平日功夫。全在之處做。夫子引向他到貫處去做。曾子如迷道人。一上直路。脫手便行。夫子又何容再說。所以便出。一時呼者呼唯者唯。出者出。聖賢各各心中明白。門人却不知從何處說起。所以動疑。曾子却與他各人一個安穩處。說你不須過疑。夫子之道。直是忠恕兩

字。你們但向忠恕去做。便是腳踏實地。何必多疑。要曉得曾子是脫開一步。與門人說。非以忠恕作一以貫之也。若認定忠恕作一貫。何以曰忠恕違道不遠也哉。須知聖賢相隔一閫。却正在此。夫子說吾道。曾子說夫子之道。承任與不敢承任。和盤托出。若謂學問必有宗主。正抹煞夫子不得。夫子又將推尊之何入乎。聖賢分隔。正自要了了學者切莫含糊過去。方有個入路。

先生以明善立教。與諸弟子互相發明。監丞王子梅

庵進曰。學者先要認得此心在腔子裡。先儒有不能守一鍾聲盡者。亦有不及半炷香久者。而況今人乎。先生曰。此論却好。這個腔子。却是要着實理會。若以此身作腔子。如今死了的人。何常無腔子。心又何常在腔子外。然却不能說話。若謂此身一死。心亦隨死。何以精誠所格。呼吸能通。如在洋洋。誠不可掩。故知腔子二字。不是在血肉之軀上。討得消息的。此處不明。何云明善。此善不明。何能誠身。諸友切莫錯會。

示李太學

子之所見。大都落籠侗一邊。如釋子之所謂豁達空。所謂不思善。不思惡。並所謂生住異滅。爲循環相也。嗔。悞矣。子言吾學如月之在天。諸子如川之有水。倘真能如百川淨盡。萬里長空。都被一水攝住。只怕風波搖撼。水自不寧。尚能與月相涵泳乎。此種風搖。有在道外者。欲障是也。有在道內者。理障是也。總之皆爲心中有箇月在。比如子言萬緣俱放下。今還放下了否。又云勿與外物交。今還與之交否。又云一念未生前。善惡都不見。此語最是殺人。要曉得見那一念。

未生之前。早已生却一念了。便是善惡根本。若真真一念未生。豈尚有惡在。卽如一盆淨水。內無渣滓。外絕塵埃。尚有不澄湛者乎。此幾落于善惡混之說矣。且旣見到一念未生以前。何以又道生在一念後耶。而且與滅爲對待之理耶。此處說無言。稍有一線。若使未也。夫子終日與門弟子嘵嘵不休。何得無言。所以只得存此一念罷了。子敢抹殺欲字耶。

示平陽李太學

丕隆

子之學問。恰有會心。蓋繇平日于禪宗中。求個光影。

所以一經撥動。便牽出許多絡索。吾儒真實以斯道爲己任。便要把自己心中。淘洗得乾乾淨淨。如美味不盛于褻器。黃流不注于瓦缶。若不將平日自己心中。曉得的自己口中說得的。一切都消化淨盡。豈能明性善源頭。卽如子云。此心只要常在腔子裡。請問將甚麼喚作腔子。又云。時時體認。還體認個甚麼。且體認者何物。爲我所體認者。又何物。豈非心外覓道理耶。若謂心外有道理。分作內外兩截。若說道理在心內。依舊籠侷此處。正好討箇明白。此處若明。是爲

明善此處不用處處者長景濬

示山右董太學楨

子蓋有心此道者。只是胸中也染有釋氏之糟粕。而于先儒誠正之旨。過生執著。不能別行一路。透出自已本地風光。卽如子云。心渾淪。意靈變。一時動著。此中自是一派覺生處。還問吾子。旣曰覺矣。尚有昏的覺否。覺旣不復有昏的。又曰從意之動著而生。是意能全體發見。一切現成。了。何以又欲先致之也哉。致字豈是不費力的。此處未透真際。毋惟乎把帝王聖

賢分作兩項了。從古真帝王。豈在聖賢外。從古真聖賢。那有不擔荷帝王之任者。須猛着功夫求之。

二月二十三日。陸監學者做功夫。先要討個聖賢的受用。若不得他受用。縱衣冠言動。堯步禹趨。終是個腐儒。一夢經濟也沒有。蓋由源頭上不甚明了。便不得顯出。自己實落的受用。卽如古人所云。等閑識得東風面。萬紫千紅總是春。若使不識東風面。口安能見千紅萬紫。盡是春光。卽今萬紫千紅。那一年來。誰人不見。問他春光何在。都向樹頭樹底。去覓殘紅。豈

能使春意現前。毫無障蔽。總因不識東風面。故將光景付無邊。諸生切莫草草。先儒所謂要尋孔顏樂處。正是此意。

一生問弟子入則孝出則弟。請問孝弟之外。別有聖賢學問否。先生曰。此真正聖賢近裡着己之學。有子說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與。從來仁之道大。盡論語一書。發不了箇仁字。却在孝弟中收攝完了。豈孝弟之外。別有聖賢學問。此孟子所以云。孝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旋詰生云。子還是問書旨。還是問功夫。可將

子見陳來。生對如疏註。先生曰。此是歷來訓詁皆然。學者却要于訓詁外。討個下手。本文現有兩字。切莫被註疏瞞過。夫子他日說文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。文行兩字。最要着眼。夫子當日示人。却由行後說向文。本監今日示人。却要由文上說到行。何也。蓋由夫子設教之時。諸弟子無行不與。做實落功夫者多。如今人脚跟未定。一日功夫未做。從童而習。便是語言文字上走。却不知聖賢語言文字。原是教人身體力行。若能在文上。討出聖賢教孝教弟。

之心。方是學文。以此實見之行。自與聖賢不相違背。只看成童舞勺之後。那一日不是學文的事。只是要善學文。故以一行字。勉子之功。以一文字。廣子之見。勉子之功。使之誠身。廣子之見。是爲明善。

一生問顏氏克己復禮。與爲仁由己。兩己字。是一是二。先生曰。此問大有關係。從來聖賢教人。絕不一口兩快。這箇己字。是意必固我之己。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己。世人只爲將此己。認得太真。遂覺干己的。十分愛惜。不干己的。便度外置之。本此一念。行將出。

來。都是利己不利人的。爲己不爲人的了。那得有禮
若是功力堅定。克得此己。便如鐵壁銅牆。一朝打破
將使天地間那一物是己的。那一物是人的。天上天
下。無大無小。無一草一木。不是當愛惜的了。人已障
除。何等有禮。萬物皆備。何等至仁。然這功夫。豈是苦
難的。若能立地悟去。卽能立地完成。所以說。一日克
己。天下歸仁。這等看來。莫把這己。看做自私自利的。
執着便成障礙。克着便是聖賢。除却此身。別無此理。
爲仁由己。豈區區在人身上。日尋利濟之事。顏氏子

此。覺得痛癢切身。遂請問其目。夫子說。禮之不復。
障之也。已之不克。又非禮障之也。故欲求克已。仍
就把禮去制他。除却視聽言動。別無已。除却四勿。別
無克已功夫。顏子平日。做坐忘學問的人。一向守着
屢空。墮在無事邊。一聞此語。便覺從前苦于無事。今
日却有從事處矣。所以說請事斯語。生又問非禮勿
動。動字。還在內。在外。先生曰。功夫說到這裡。無論動
字。說不向外。連非禮也不在外求。學者暗室屋漏之
際。若不時時打點箇非禮二字在眼前。一時促與非

禮相值。豈能照顧得及。故知求誠之學。莫先于豫。四目皆從豫事得來。安得不求明善。

一生問平旦之氣。先生曰。孟夫子善于接引人。有兩處。一是以情言性善。一是以氣證心良。情字是從性體上。順看出爲善的種子。氣字是從平旦後逆看出靜夜的天心。此氣養得厚。便自浩然。

一生問父母使舜完廩浚井。在舜當日。何以不執大杖。則走之義。先生曰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萬章引證。語多不經。孟子只借他這一段。發出舜的誠信。在學

者看書，不須膠柱鼓瑟。在儒者明善，不可不把未當大舜實事做，方能自處人父子骨肉之間。

示趙太學

雲程

子可謂善于體認者矣。其曰善者性之本然也。不善者，非性之本然也。非勉從于聖賢之教而云爾也。又曰，學者之于不善也，雖刑議不及，而勢有得爲，而吾心自不爲，而後爲得其本心。俱說得切近真實。然要曉得究竟，是聖賢之教。若不身在聖賢教中，何以能刑議不及，勢有得爲，而自不肯爲。即使果真不由

賢之教而使然。亦只是箇善人罷了。此吾夫子所以
曰。不踐迹。亦不入于室也。故知學者。當以不出聖賢
而具足者。明吾善之本體。以必由聖賢而後純者。切
吾善之功力。纔做得到誠上。且中間亦有說得不妙
處。如高告子之論。則曰。人生而靜。而上一物不着。安
有善之可言。此語所謂毫釐有差。天地懸隔者也。且
子未能親見人生而靜之上。若使親見。知子必將曰。
此處一物不着。那得不善。故知凡善字。俱對不善而
言。惟孟夫子此個善字。如皎日當空。羣陰盡伏。此說

向于聖未生以前。萬善不立以上。絕不與不善對。豈
可曰既無不善矣。又何有善。故知子若親見及此。又
必將曰。性既無不善矣。又安得有不善哉。明不及此。
無惟乎走入孟子情上去了。子亦知孟夫子情字。是
萬不得已。爲執迷不悟者。因指顯月乎。明到此。方知
今人之怵于刑。畏于議。束于勢。而不敢爲不善者。雖
非自然。却是他自然處。正見爲性善之源本耳。何也。
爲他有怵字。畏字。束字在。克此一念。卽君子之終日
乾乾。夕惕若。正是求誠緊要功夫。而反以爲中人以

下之事耶。

初六日陞監。一生出班。自陳所疑云。子貢是聖門高弟。文章性道。可聞不可聞。還是悟後話。是未悟前話。先生曰。學者看古人書。都要打轉在自己身上。試將此章書。自己體認一番。整論語家語。以及五經刪訂。何處不可聞。何處不是夫子之文章。若就論語中。單提半句。着實理會。有經漢唐宋明諸大儒。詮釋不了者。豈非不可得聞。又何常在這幾行書本之外耶。一生問子張是聖門高弟。何以去干祿。夫子告以祿。

在其中。又是如何說。先生曰。聖賢言句。有當求之玄與者。有不必強泥之玄與者。卽如此句書。夫子原在言行邊說。除却言行。便無學者真實下手處。就指寡尤寡悔之中。若將中字。過泥在心裡說。是反將言行看輕了。豈是夫子立言之旨。子張平日學問。在外者多。在內者少。是他之所學。足以干祿。且干祿二字。原非不好的字面。卽如詩云。干祿百福。子孫千億。子與曰。經德不同。非以干祿。弊病在以字。此處弊病。在學字。俱非在干祿二字邊也。夫子看得他受病處。在聞

志不廣。卽此干祿之學。早是尤悔之概。所以進之多。且闕慎。則自家先立于尤悔之外。不必干祿。而祿亦在寡尤寡悔之中。平常把上六句看得重。將下二句。看作過遞文法。大非本旨。上六句。是說箇大槩。下二句。着實打轉。在言行上。討箇寡尤寡悔。尤悔都是好字面。人若把這尤悔兩念。都一味放開。何處是希聖希賢的學問。易之爲道。吉居一而凶悔吝處其三。夫子韋編三絕。僅可以無大過。自有生以來。尤悔是那一日去得的。只寡得幾分就夠了。學者今日反觀這

委倫堂中講學的。還是干祿的。不干祿的。平時言行。還是寡尤悔的。還是不寡尤悔的。我這裡不管你干祿不干祿。只教你向聞見邊求個言行的本領。從言行邊求個寡尤寡悔的實際。莫徒在文字上作活計可也。

先生曰。學者先要自家占個地步。方有進修功夫。卽如前日。與諸生講見賢思齊一書。須必我是個賢者。方能見得賢與不賢。若我不是賢。無論不能見人之賢。卽使見得也。只肯取法他。何以云思齊。思之云者。

如所云望道而未之見也。向來只說我是賢者。不想又有賢過我的。可見義理無窮。已精益求精。已密益密。勢必與他齊等纔罷。要曉得齊得他時。更有賢于他一等者。我又要思齊之矣。此兩個賢字。都是賢于堯舜之賢。不賢與不善不同。有了賢者。就顯出不賢者。如所云差却一成。便低了許多。非所云不才不肖之謂。所以須自省。若是不才不肖。自是做學問人所無。何待內自省乎。故知不特思字。內自省字。不說向外。連兩見字。亦不說在外面。都從身體力行中。看得微。

細分別是如此。若平日不能明善。毋論賢之力量不
克。我不能別。即使賢者在前。亦教當面錯過。還能一
見了然乎。雖然也。須我真正是箇聖賢路上人。方能
占得地步。若平日功夫不純。學力不到。一口咬定。說
我是個賢人。卽此未賢。謂賢之心。早已非聖賢門內
人矣。故學者當以我是賢人。爲繫籍聖賢之心。恐我
未必真是賢人。作進取聖賢之事。舉一切好名好利。
好嚴色嗜慾之念。都打轉向明善邊來。此邊念重。則
彼邊念輕。自然以大賢自命。而有不誠身者鮮矣。

以二十三日陞監。學者做工夫。要緊處。重貼身之
一者自視太卑。謂天地間。聖自是聖。賢自是賢。凡
夫只是凡夫。如何能做得聖賢的事業。不知從古大
聖大賢也。只是個人。非于當人之外。加得毫末。要知
堯舜人人可爲。仲尼箇箇人心都有。只怕我自己不
肯承當。便爲自暴自棄。一者自視太高。謂天地間。無
非只這箇道理。我也曾說得。我也曾行得。我胸中也
有箇把柄。由此一聽人言。且不理會言中之意。如何
身體。如何力行。先以自己意見。檢別言者。意見少有

不合。便起異同。且言者譬之以果嗽人。止須適彼嗽者之口。而嗽者反不尋思滋味。却去分別此果根本穩否。此所謂以睥睨傲物之心。障聖賢之道。是千牛難拔之病。雖在大賢。亦自不免。子貢比方人物。正坐在此處。註云。較其短長。未是。蓋子貢聰穎明辨。自視不在人下。故每以人來况已。又以已去比人。覺得多。少人不如我。夫子所以直向他熱鬧處。當頭一杓冷水。說箇賢乎哉。我不暇。直將子貢平日自賢自勝處。處放開自己。照顧別人處。一針穿破。故于他日又把

回來比試他。意蓋謂你平日方人。覺得人都未必如你。你試自想。與回孰愈。妙在夫子此時取一筒極勝他的來。當面考覈。他便冷然自失。說到何敢望回。夫子說。你也曉得弗如。卽此曉得弗如。便是子大有醒會處。分十分二。子真知解不除。夫子也不照管他。只要他個何敢望三字。便把勝心指破。本監謂若在今人。必曰何敢望回。只是我胸中也各有幾分。自家做得個主宰。豈肯如賜之以分數相差等。而不肯毫忽自爽也哉。

又曰。昨試萬紫千紅。總是春。原是講學時。與爾諸人說過的。此是宋儒的見春風面目。親切言語。奈何無一說着者。本監因自賦曰。眼前生意徧天涯。漏却春宵那一枝。信手拾來香片片。當陽拈出日遲遲。每從林外通消息。不向人間覓鼓吹。寄語草堂吟歸士。年年須看未開時。頌畢。良久。謂諸生曰。本監雖是如此說。就中倘有個具眼的。出班來問。怎麼是未開時。向日。便是會說消息的了。一生出。揖曰。萬紫千紅。總是春。與孟夫子深造之以道章。意旨何如。先生曰。微有

小別詩是直指自家當下悟後之語。孟夫子是歷指學人功力次第之語。子蓋爲取之左右逢源一句。與萬紫千紅總是春。是一個文意耳。生曰。唯然。先生曰。也難得子理會到此。要曉得這事。非是引書說詩。來比喻得的。即使比喻得上。也是孟夫子的。拏來兩山撮合一處不得。爲其非子自家胸中流出也。

一生出問。何以謂之三根椽。先生曰。子是問椽下事。是問此三字。生曰。見禪家有此三字。門生不知。先生曰。此非奇特語。是序述他做工夫的苦處。說三根椽

下七尺單前。不肯一時放過。若問椽下事。便非子所當知。生復請問楞嚴之旨。先生曰。長安市中。多少講堂法席。子不去聽。却來此處問本監。且莫論這藝倫堂上。一夢用他不着。卽在彼法分中。亦云經有經師。論有論師。不得到此處來問。生歛揖而退。先生對諸生曰。也難得此生這一問。正好借這機會。與諸生說說。學者自成童誦習。便念學而時習之。聰明旣開。便曉得有聖賢兩字。爲甚麼。却要走入在二氏邊去。蓋爲聰明旣開。不用以體認聖賢。却去貪名求利。縱欲

角智。口讀聖賢之書。身背聖賢之訓。清夜良心發見。便覺得平日所行。種種都是罪過。生怕日後。真正有箇閻羅天子。揀點罪孽。便把閻羅天子。作箇極利害的。只有這些和尚道士。是到他跟前。說得人情的。不知人情。只能動得罷軟的人。不能聳動那利害的人。且無論動他不得。卽金銀滿貫。延請僧道。作九晝夜水陸道場。可以聳動得他。恐我先師在天。亦必不肯叫他放過。以爲不善者戒。有等伶俐的。却不在因果邊討懺悔。以爲天地間。真箇有神仙。有菩薩。相者求

之陰陽服食。精者求之。打坐參禪。不知陽明先生。曾有言曰。凡今之言結胎。言出陽神。言拔宅飛昇。言尸解脫化。皆仙道之所謂旁門。而非清淨本然。無爲妙相之旨也。言破壁空行。言一葦可渡。言坐脫立亡。皆善知識之所謂神通。而非佛法的的意也。粗者勿論。即使求其精者。謂真有禪可參。不必別尋話頭。卽在吾儒中。拈出學而時習之一句。晝夜尋思。學個甚麼。習箇甚麼。之處。是箇甚麼。如此思維。果能時時不斷。卽此一言。便發爾諸生。三根椽子下。坐臥一生去。

豈吾儒聖賢理道之外。別有叅禪道理耶。此種人皆由不魯明善。既不明善。則所行自然未必皆善。如何叫得誠身。此身不誠。退密反觀。自然害怕。安得不走向二氏門頭去。若使明得善源。自然不做那不善之事。即使未必盡皆能善。也少不得是寡過一邊人。管取臨歿之日。自然妥貼貼的。不必求僧。不必求道。天堂無則已。有則必登。地獄無則已。有亦不到得我分上。此夫子所以云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又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何必以吾儒真實學問。而反向外馳求也哉。且

今日見禪家說玄說妙。便思以我意見邊著作。附會他去。至于他們真實苦行。則一些不肯去學他。卽如他們在講席叅堂之中。見了和尚。便要磕頭。一有啟請。必恭必敬。卽使當面數十頓痛棒。還要去棒下。領略他宗旨。若使吾儒。一言不合。便成障得是非。誰肯必恭必敬。今日講堂人。明朝造語客。哀哉。聖學之所。以不絕如縷也。總之不能行恕耳。孟子說。萬物皆備于我。此是親親。明善一句。然豈是明了便罷的。却要反求諸身。以盡誠身道理。便是求仁之功。然這

功夫却難。須是勉強行將去。夫子之告顏子者曰。克已復禮。要知只了得個恕字。只完得個強恕二字。完得此二字。便是仁了。故曰。求仁莫近。所以他日說。終身可行。其恕乎。可見今日人。要占他二氏的玄要處。不盡他二氏的辛苦處。要販他二氏的宗旨處。不肯販吾儒的正學處。看來總只是不恕。總之叫不能明善。

四月初一日陞監。易云。匪我求童蒙。童蒙求我。本監自講學以來。不啻耳提面命。而諸生中。尚無有一人

肯出來承當此事者。固知昔人之講學。童蒙求我也。
本監今日之講學。我求童蒙也。求之何爲。惴惴乎周
孔之道。姚江歿。不得其傳也。本監爲聖道求人。爲周
孔求人。爲周程朱陸求人。爲姚江以後求人。而又豈
敢憚焉。

又云。本監之不肯與諸生談二氏者。以吾儒中庸之
外。別無二氏之學也。除却周易一書。別無丹經立脚
處。除却無極而太極。別無禪林向上一路處。除却盡
心知性。別無西來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處。除却夭壽

不貳亦別無三種丹仙。性命雙修處。蓋學二氏者。只做得離境去俗的功夫。一入俗緣。便生粘帶。學吾儒者。就在應事接物處。得箇本領。所以用處都圓。故吾儒一息打轉。便做得二氏的極頂事。二氏一出山齋。惡忙做不得吾儒家常事。

夫子云。攻乎異端。蓋不指老釋說。吾儒有吾儒之異端。老釋亦有老釋之異端。其所云旁門。云外道者。是也。天下理止一是。別無第二種學問。中間差不得毫釐。若是毫釐有差。便當天地懸隔。所以學問同異。不

于究竟。但于發端。端倪少有不同。便是于本分道理之外。別立意見。故曰異端。仔細看來。講學堂中。多少見地不合也。只是去箇異字不得。

一生出問執其兩端。用其中于民意旨如何。先生曰。此箇端字。與異端端字不同。彼是差別處。此是互見處。天下凡事。俱有兩端。卽吾人一念之起。一言之發。皆有兩端。此箇兩端。自惡惡來。便單屬善上。執之者。所以用之也。人只知舜之妙在用處。却不知舜之妙在執處。一箇執字。却有分別。如子莫執中。夫子何執。

所謂不當執而執。以執着心得道者也。虞廷十六字。不外允執。武周父子相承。不出執敬。卽如運規成圓。人只知得圓處。無少缺陷。不知中心扼定。不移分寸。方能運手立成。若少有所移。便不能圓滿如法。然要曉得用了便休。若着在用處。就是大舜之中也。少不得成子莫之執。故未用以前。不可不執。既用以後。不可再執。故曰。是道也。何足以臧。學者但于兩端處。執得分明。管取用處。無一不活。

又生問。夫子叩其兩端。與大舜有同異否。先生曰。此

問絕妙。大舜是用以治天下。故要執。執者不問之民。而我自提撥之也。夫子是思以教天下。故用叩。叩者不執以我。而就彼闡揚之也。不問之民。則端不開于民。故得個用處。至于叩之鄙夫。則端已開自鄙夫。不把他淘洗得乾乾淨淨。便是渣滓。卽如覆鍾傾水。縱一滴也不留。而水痕未消。乾了到底有箇痕跡。須是連水痕也沒得。方還得他空鍾的本體。是。何也。以他來問時。胸中便滯得個影子。雖是空空。却如水痕落盞。一青當天。鴈掠雲霄。影留碧海。何常不是空際。却

空際處。不得乾淨。所以要竭得他一絲不着。方能直透根源。立見自己本來面目。方能妥貼不疑。不然一點未融。驟與道破。終不是他自家悟出。如之何其可也。此處見地。或是吾友信得到的。却有一緊要關鍵。吾友未經着眼。却在何處。一箇是大智。一箇是無知。有舜之大智。方做得孔子的無知。必如孔子的無知。方纔做得舜的大知。中天之時。把舜看得恁樣滄古文明。春秋之世。把夫子看得恁般莫究莫殫。無所不知。却不知一箇在愚夫愚婦。適言上得來。一箇在

空空的鄙夫上叩出。那一毫是自家的。今人只解把
自己的知見來發揮人。却不能自己掃除得空空洞
洞。虛已受人。舍已從人。卽有所求。便要叩訪那最上
一層。多聞廣記。絕不肯向愚夫愚婦。空空鄙夫邊討
箇消息。反覆看來。只是個放自己不下。

示彭太學源

吾友天資敏妙。所著詩辭。輒有掠鴻秋浦之意。因事
繁不及竟讀。大約無甚病也。獨是詩餘一道。較之作
詩。可以縱情寫意。其快人筆性。較易于詩。而按譜譜

激轉韻起務。則難于詩。蓋以詩止有韻而無譜。此道則每題各有前人之譜。中將入聲。派在平上。故名曰三聲歌。若宜上而平。宜平而上。固不可也。同一是也。宜上而去。宜去而上。亦不可也。其最宜辨者。同一平聲。而陰陽不一。宜用陰字。而誤用其陽。宜用陽字。而誤入于陰。必不能發響。此務頭之所由起也。故其道命曰填詞。謂其平上去。作平作上。俱有一定之格。但以文辭填上去耳。如此填得最熟。自于音律之上。能辨宮商。復于宮商之中。能分正變。方能自我命題。自

我作譜而與性情通也。學此者須知聲音之道與性情通。性則自靜。靜中豈有淫蕩之聲。性則本善。善中原無鄙狎之理。其爲淫蕩爲鄙狎皆所爲性之戾氣而非性之本體也。大約生乎其情。不知情原。可以爲善。但有淫鄙。卽反之性初。久久滌除。自成人。生而靜以上。縱一時流爲觸景賦情之句。其根本已無大差。枝葉自無他病也。愚事此道最久。徧訪知音律者。互相攷訂。乃得窺其一斑。故爲吾友備悉言之。而使歸宗于性情。蓋謂吾友莫縱情而累性。當率性而制情。

吾人身分中，尚有此二字。未曾打透，其何能使善源明了。反求諸誠，縱使爲絕代才人，終是鄒魯墻外漢。而况此善，又人人令下具足，與堯舜周孔同體共貫。推卸不去。擔荷卽來者乎。吾友卽于搦管拈鬚時，想我此情，從何處起。淫者其誰縱之。縱者其誰收之。自當置筆大呼。立見一念未動以前之面目，便是大儒。不僅僅騷壇詞客而已也。因贈之以詩。詩曰。

南歸莫道路無涯，笑折前途菀李枝。別我不知精力倦，還家始覺步行遲。馬蹄踏處青山近，村酒沽

來暮雨吹。便是出門好光景。依然芳草辟雍時。

四月十三日陞監。諭諸生曰。千聖相傳。止此一理。須由學者自悟。非可言傳。宋儒有言。堯以是傳舜。舜以是傳禹。湯文周孔。疊以是傳。所謂是者。何所指耶。只須學者自覺。猛著精采。極力覷破。纔是。若教本監爲諸友一口道破。諸友必不肯信。所以夫子曰。篤信好學。又曰。信而好古。諸友能自信。方能自悟。自解而自得之。然自得若非深造。其何能一驟而通。故深造須在平時。貫通豁于一旦。切莫自障虛靈。向別人喉下

討氣。

一生出問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有云未發是中。中節是和。用戒慎恐懼的工夫去致他。便可位天地育萬物者。有云不先戒慎恐懼。何以知得中。是大本。和爲達道者。二說不知孰是。先生曰。兩者俱病。都是從未發處割斷。一止看得後半截。一止看得前半截。見後半者。謂中和必由戒懼而致。見前半截者。謂中和必由戒懼後知。都是理外說理。本監曾與爾諸友道。此章書。順看是外王。逆看是內聖。當初亦未與諸友究

竟其說。蓋以未發是天命的本體。看得吾人在在處處。事事物物。皆有未發時氣象。此個氣象。在未發時。便與維天之命。同出一源。率出便是教。何曾須臾離得。固知吾人自率性後。處處都落覩聞。而所不睹。所不聞。處處俱在。卽如爨倫堂上。面面相覩。口口相聞。而諸友意中之所思維。與口中之所擬議。還覩得聞得否。所以不可不戒慎。不可不恐懼。以慎夫隱微之獨體也。然豈是抱空守寂。在人情事物之外。除却喜怒哀樂。別無人事。然此四者。各有未發之時。此時空

空洞洞無少偏倚。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。故謂之和。致而極之。天地以此而位。萬物以此而育。豈非治平真本領。故曰外王。若從位育經綸。推本到中和上。又從中節。推本到未發上。工夫全在戒慎恐懼邊得力。所爲須臾不離。以滿修道之事。而還率性之本來。便合天命之本體。豈非內聖之學乎。然而中庸本說喜怒哀樂。宋儒又添出愛惡欲爲七情何也。中庸將愛攝入喜樂邊。將惡攝入怒哀邊。至于欲字。則該括在四者之內。以四者皆本于心之所欲也。故知喜怒哀樂

是用其未發是體。喜怒哀樂是事。其未發則理。聖賢學問理事全彰。體用不貳。故知喜時無怒容。哀時無樂意。各得其正。所以有中節之和。又要知喜時未嘗滅怒心。哀時未嘗遺樂意。故極快心時。突被人一掌。則起怒。人臨死時。哭極其哀。死後氣轉少甦。則哀轉爲樂。各不相碍。故亦爲中節之和。所以先儒云。看未發時氣象。在疑者曰。未發時。有何氣象。不知此二字絕妙。草木當秋冬之時。有何象在。而氣實蘊隆。所以一逢春來。便爾大和敷暢。又譬之樓臺殿閣。是形象。

不是氣象。海市蜃樓是氣象。不是形象。學者但反當人之身。把喜怒哀樂未發時。看到蜃樓海市。則氣盡象空。頓現一大海水。無漚無泡之體。風帆禱楫。星斗雲山。無限天光。游行自在。而有不洒然自得者哉。

或曰。內聖外王之學。若是其分乎。先生曰。內聖容有不外王者。外王不可以不內聖也。故內聖能備外王之理。外王須盡內聖之事。其于卒章也。從闇然說到潛伏。從人之所不見。說到篤恭而天下平。是由內聖說至外王。又從篤恭說到殷色化民之末。從殷色化

民之末。說向無殼無臭之天。又是從外王說向內聖。而皆備于闡然日章之君子。安見吾儒分中。無內聖外王之事。而欲爲之割裂也哉。

四月二十五日陞監。聖賢爲學之道。有本體。有功夫。千聖相傳。都是功夫邊事。至于本體。則非言語之所能傳。只須吾人自己覺悟。比如虞廷十六字。止得道心二字。是指本體。究竟亦說不出。止就那極細極玄處。說個惟微。而亦不能指何者爲道心。故知連道心二字。亦是于本體上。強立名色。人心則從道心對看。

而有以人心說在道心之前者。要知天命以後處處都落在人上。處處都住在危邊。而道心之綿綿若存者。僅微乎其微耳。是以貴乎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也。除却道心二字。都是說在功夫邊。只爲本體不明。所以要着許多功夫。以求復還本體。若能直從本體上。一眼覷破。功夫便多少省力。所以教人先明善也。其餘六經所在。無一不是做功夫的事。至于易之爲道。從乾元以後。都是功夫。所以曰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至于坤元。則稱至。以坤之資生萬物。便要以陰體陽。

以地法天。便要做工夫了。故大哉二字。無功夫。至哉至字。便是從功未裏出。而究竟乾元二字。亦止能極其稱贊。不能爲千百世學者。直指出何者是乾元本體。周子推原到此。只好圖畫一○亦不能名言之使著也。諸友試自求之。

馬生逢臯出云。往在都門。領舊館師。管先生名席之者。云乾元在坤元裏。初不能曉。今領宗師之訓。大覺此旨豁然。先生曰。此老魯會談過來。蓋亦精于玄學者。彼竟指後天之氣。陽在陰中也。先天之旨。陰從陽

判陰在陽中。後天之氣。陽落在陰裏。從真陰中。認出
真陽種子。故知陰在陽中。功夫無處可用。全是本體。
陽在陰中。要在陰中。認取陽氣。不由功夫得乎。

賀太學良弼。以妄心易起。欲念欲除。著爲說以請。並
將易之終日乾乾詩之小心翼翼。書之欽厥止。禮之
無不敬。求如古人箴銘之義。以求發明。先生判之曰。
終日乾乾。志精守專。或飛或潛。無黨無偏。乃見天則。
是曰乾元。小心翼翼。惟簡惟易。動靜合乎。理事不
貳。是曰天載。乃建皇極。欽厥止。惡可已。四勿請事。

克己復禮。乃合天德。養其大體。無不敬。克作聖。勉
近自然。無動無定。是爲天心。所以立命。又曰。爲學須
有本源。本源既得。隨處皆有作用。况夫習染既深。那
得妄念不起。情緣種種。豈能使欲念不生。古人不怕
欲念來。妄心見。只怕理念不切。真心不能見前。但使
理念純熟。天真湛然。任他欲念與妄念。都來這裡拱
手聽命。卽如諸葛武侯。能使魏延不反。姜維非無武
侯作用。却到不得武侯本領。那能得他不叛去。

天太學就恒山班問云。蒙大宗師開發許時。苦門生

輩。茫無入門。從何處下手。先生曰。本監講學兩月。無日不示諸友以入門。無日不教諸友以下手。本監只有一路引人。別沒第二條路。初次講學。便叫諸友明善誠身。豈明誠之外。別有門路可走。後恐諸友無下手處。故對諸友說出明善四禁語。亦謂之性善四牆面。是明明指與下手功夫。而諸友不卽體認親切。乃猶向本監問入門下手處。可見未嘗精進也。要知此正是引諸友直覩本體。除此一法外。都是功夫。蓋欲諸友從此四禁中。將胸中所有。眼中所有。口頭所有。

一切都逼塞到沒可通氣處。自然親見本體。到得那時。不是手舞足蹈。生惡可已。則是痛哭流涕。自悔從前虛度光陰。何愁聖賢不立刻就成。故學者只怕不理會到此。出口便成膠漆。若是理會過來。一言半句。立見咽喉。卽如本監日昨。見胡秀巖館師。師云。子以明善教人。拈出繼之者善絕妙。蓋以繼字。是天人相續不斷處。所以把成之者性。到放在下邊。諸友只看此兩句話。豈是不透過關來的人。說得到的。夫維天以陰陽五行。化生萬物。所謂有物有則也。天的事。到

此便完畢了。友試看有物必有則豈則有不善也。此天命。以爲秉彜便是人事。所以云繼之者善。繼者繼天之賦稟而生。此時渾是一團天心。那有不善。是之謂天則。這正是天人初判。形氣肇舉之時。繼此以往。遂成物性。所以曰成之者性。足知夫子繫易至此。已明明說出性善二字。孟子覩到這裡。故直以性善教人。一生疑曰。善旣在性先。怎麼孟子又把善放在性字後。先生曰。夫子是從未成性先。次第疏明。孟子是從旣成性後。一語斷定。

馬太學逢臯請曰。蒙師直指人性。本來至善。可謂接引後學。切且近矣。然竊見人家孩子。可稱童心未喪。然有生下便純粹和易者。亦有生下便剛狠暴戾者。這又是如何說。先生曰。得賢此問。最好發明。凡人未成童以前。有幾種名色。未出胞胎。是曰嬰兒。纔出胞胎。名曰赤子。彌月之後。則曰襁褓。七歲以上。則曰孩提。向後則稍長矣。未出胞胎以前。純是天命本體。其所謂性。乃是天命之性。在赤子時。此性未漓。故大人者。不失此時面目。從此以後。都是氣質之性用事。故

或地道之有剛柔。胎教之有善不善。只是不知說話。不知嗜欲以前。一些氣習。漸染他不得。一知說話。一知嗜欲以後。一些天命。自主張不得。故有一地道所生。而剛柔各不相同。一父母所生。而善惡各不相同者。皆氣質之偏也。然要曉得天命之性。就在氣質之性中。所以有小時了了。而大未必佳者。亦有小時未必佳。而大能了了者。則又氣質勝而傷其本來。與消磨變化其氣質。而復還本來之故也。究竟豈有不善之性哉。

五月初十日陞監。寒暑往來乘乎氣。陰陽消長因乎時。惟仲尼能上律天時。所以爲聖之時。學者不能與時偕行。終是明善不勇。日今一陰生于午半。諸友正好從此刻着眼。夫天地間有陰便有陽。故易辭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而千古聖賢必欲扶陽抑陰者何也。蓋以陽主剛。剛每難進而易退。陰主柔。柔每易進而難退。故曰。一陰一陽者道之體。扶陽抑陰者道之用。雖然。吾人一身。陽氣少而陰氣多。卽以一日論。應事接物。其氣用陽。燕私寤處。其氣用陰。畢竟一日之內。

應事接物之時少。而燕私寤處之時多。卽以應接論。明日張膽。無少顧忌。其氣用陽。口耳應接。內念周旋。其氣用陰。畢竟應接之時。明日張膽之意少。內念周旋之意多。若是出應同人。不須倚意想爲瞻顧。燕私寤處。依然對廣衆于大庭。豈有不陽氣克周者。所以君子貴扶抑也。

一生出問。昨西廂月試。望之儼然題。生等雖作過了。畢竟題理未透。先生曰。君子如夜光之珠。置于杲日之下。精采時現。五色畢呈。究竟珠光何嘗畧變。由他

寶光內備。精氣湛滿。又在陽明炳煥之下。人之目光。爲彼所奪。只覺得一時一樣。而究竟珠光。未嘗有意要變也。雖然。惟君子爲能變。何也。不變不化。不化不爲。至誠。故由致曲以至明動。方能趨變以幾于化。易曰。大人虎變。君子豹變。夫子見老子而贊其猶龍也。只看到他變化莫測處。故曰。惟君子爲能變。然要曉得三變中。和藹之氣少。嚴毅之氣多。望之儼然。不可犯也。聽言則厲。不可干也。仰之也溫。雖是藹然可親。却不是夷然可狎。詩稱赫喧。魯氏子註爲威儀。子思

子曰。威儀三千。孔子曰。不重則不威。可見真正擺。斷未有不威重者。但不猛耳。若在未嘗學問之人。不是放蕩于禮法之外。則是流連于情欲之中。豈能變與動俱。動與誠孚也哉。蓋爲源頭明得不清。故有此弊耳。看到此。愈不可不明善。

十五日陞監。一向與諸友說功夫。每言本體二字。必須諸友自悟自證。到得今日。亦不得不與諸友通個消息。夫子云。道不遠人。又曰。民可使由之。又曰。一以貫之。子思子曰。夫婦之愚。可以與知。夫婦之不肖。可

以能行。孟子曰。道在邇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。又曰。不下帶而道存焉。皆指本體說。須知今日。爨倫堂上。穿衣喫飯。揮扇迎風。無處不是。以至從古帝王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這些百姓。日用飲食。與知與能。亦無一處不是。所以曰。堯舜與共驩。同是一箇。聰明天縱。與愚賤凡夫。無有兩種。見得到此。方是明善。方能誠身。若使不然。除却知寒暑的。則汗流夾背。不能揮扇。而引清風。雪滿庭階。何以擁爐。而迎煖氣。草木不惡暑。何以逢旱魃而焦枯。鳥獸不知寒。何以生。

軟饒細毛而自溫煖。可知天地之性。卽人之性。人之性。卽物之性。我能見及于此。故能與天地參。知化育本矣。一生云。中和位育。不離一獨。先生曰。卽今中和位育且不問。且問吾友如何喚作獨。生指隱微見顯。不覩不聞等語。先生曰。莫見莫顯。不覩不聞。以至潛伏孔昭。無聲無臭。是子思子之獨。吾友今日。且把自家之所謂獨。指點出來看。生乃自陳平素曰。某在江南。常領禪家學問。一日有病。遂學禪家空諸所有。但有一念起。隨起隨空。以至于空所空之一念。都空了。

後來病遂少愈。先生曰。我逆知子從事于此來。去得一身病。却害一心病。愈得子以前不空之病。却添了一空病。要知隨念起。卽隨念空。自下牀洗面以後。到上牀就褥之時。敢怕此念到不有百千個起頭。子却有百千箇空法。到得此邊空。彼邊又起。先念空。後念隨起。此原憲曰。克伐怨欲不行焉。夫子曰。可以爲難矣。故知子之空。是欲將這彛倫堂中。上至梁棟。下至甃石。中至棹椅器具人我。都拆卸得乾乾淨淨。完他箇空地。本監只是這彛倫堂中。上下棟梁甃石中間。

審兵人物。來者來。去者去。全不見碍了這堂中些子。以至這彝倫堂。亦不曾碍了這天地些子。纔是中和位育的本體。纔是未發時氣象。纔是聖賢夫婦。萬善同歸之大原。

二十五日陞監。本監講學。已經三月。所欲言者已言。所當說者盡說。中間若有中人以上的。便能于本監言外會意。舉一反三。何得到今。尚無有通箇消息者。夫子當日。只爲及門。都在言句上求。所以一旦欲無言。本監今日。亦深悔前此之言。太覺多事。諸友亦肯

于言外求本監否。亦肯于言外自求否。吳生就恆出班曰。某親見了前日之所謂獨。先生曰。既親見了。何不呈來我看。吳生曰。覺得途途法法都是。先生曰。不是。吳生曰。怎麼不是。先生曰。這都是人說得到的。馬生逢臯進曰。宗師豎論崇高。諸生不能領略。莫若講得一部書。俾上根者。可以于言下了然。下根者。亦有俾于制舉子業。先生曰。這也不妨。包生道隆。出問吾道一以貫之章。先生曰。這書前日已爲諸友講過。友比時尚未來。今不妨爲友再作理會。人只知從

既唯以後看參。不知夫子却在未唯以前看參。人只知參在既呼以後。識得夫子。却不知參在未呼以前。摸索夫子。夫子如看岐路人。認不着時。指他一直去。曾子却如迷途裡。一經指引。脫手便行。此段風光。除是夫子知道。曾子知道。門生那裡知道。所以不能了然。曾子到此。若要引他入玄奧處。便成膠柱。却將忠恕二字。平實指點。聖賢立言。各不粘縛。若說末句卽是首句。管教隔靴搔癢。一生出問顏淵。喟然嘆。先生曰。此章書。久爲附會其說者所埋沒。附會者曰。此是

悟後光景。仰鑽瞻忽。極力形容其妙。欲從末由。在機
 不由已之時。却不知此是孔顏相隔一間處。仰鑽瞻
 忽。有夫子在。所以說到循循善誘。兩個我字。幾乎露
 出本來。却又爲博約者。提掇將去。故做到不能歇手
 時。才力旣竭。而第成卓立如有耳。要知孔顏別處。只
 將立則見其參于前二句。對看如有所立句。將從心
 所欲不踰矩句。對看欲從末由句。便知道夫子所云。
 顏氏子其庶幾乎。一生出問。朝聞道。夕死可。還是可
 以處否。先生曰。須要看得朝字妙。吾人何刻不是此

朝。何刻不可聞道。不知苦過了多少。不能聞道之朝。方有此一朝之聞道。一生曰。卽如所謂一旦豁然貫通也。先生曰。一旦豁然。是自己胸中悟出。此所謂聞。則隨天地間。莫非供我領會者也。會得此旨。則于子貢之所謂可得而聞。不可得聞。都是性天中。最親切話。此處不能了了。何以夫子欲無言。子貢求何述。夫子不與他纏擾。而却脫空道出箇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百物生。天何言哉。其所爲聞。豈淺淺也。知此。則知夫子之所爲耳順矣。故爲諸友轉一語曰。朝聞道。可不

灰矣。非執定聞道之人。脫不了灰。正見得聞道之人。灰他不了耳。

八月十五日陸監先生卽座。賦詩曰。一輪朗月上梧桐。秋色平分樹影重。但使一枝無掛礙。自能萬里見長空。萬里長空。一枝無礙。都拈向一邊。請問諸友。如何是當人之身。一輪朗月。若使此月自能湧出。則浮雲片翳。纖細不留。假使若留。都散作一派月華。裝點秋空景致。不則徧天地間。都成蕭索。豈能靜夜發光。還有能自呈者否。能無有自呈者。少不得與諸友強。

滿矣。此段功夫。只須在純陰回結之外。微陽未煥之先。自識天心。單提正令。使一點微陽。從羣陰閉塞中。劈空迸出。猶恐保任不力。反爲石火電光。此所以曰。欲識孤陽真面目。應觀動靜未分前。如曰。無方無體。早見他夢影似。若謂我早已知之。只此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。大好似痴人前說夢。諸友念之。

十一月十六日陞監。張太學三省。講費隱章畢。先生曰。此書有兩般解說。一者爲發明聖賢宗旨。一者爲訓詁經生舉業。若就舉業家言。則當暢明費隱之旨。

從前說向後去。若作宗旨邊說。則當深究造端之義。從後拈向前來。夫婦者何。一陰一陽之體也。天地者何。一陰一陽之象也。象懸于天地。體備于人倫。夫婦缺一。則爲孤陰孤陽。便不能成人道。試看開闢之後。億人兆人。從一而生。由男女之媾精。方開方闢之初。此一人者。從何處生。則知億兆人。稟一人之精氣。此一人者。稟天地之精氣。故曰。天地爲一大父母。夫婦全備其理。天地顯藏其用。自我有生。以及飛潛動植。無一不本陰陽氣化而正性命。我欲正其性命。則物

物莫不欲各正其性命。以此實實體備于已。自然不傷殘物性。不違拂物情。而物物各安其正命。所以曰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。此造端之旨也。蓋天地間是箇太和元氣。流行充滿。豈非此道之有以察乎天地耶。只看詩之咏鳶魚者。極之戾天。躍淵。明明寫出箇察乎天地的樣子。怎麼見得。鳶之能戾。魚之能躍。鳶魚之氣體也。鳶之戾能至天。魚之躍能至淵。非淵魚之氣體也。乃天地陰陽之氣也。天地者。又一陰一陽之氣也。可見這箇道理。若說不在現前。愚夫愚婦可以

與知與能。若說現前可以摸索得着。就此與知與能者。推及其至。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。豈特聖人。連天地也。做不得主。假使天地能自作主。何以人猶有憾。方顯得斯道之妙。誠在天地陰陽未判以前。惟君子一眼覷破。所以語大則天下莫能載。語小則天下莫能破。故曰。君子之道。費而隱也。須知此段書。原是實實指點斯道親切不傳之秘。伏羲見到這裡。所以劈空畫出一畫。所謂陽也。一落在當人之身。便覺陰氣多而陽氣少。陰氣盛而陽氣微矣。故君子之道。扶陽

以抑陰。進陽而退陰。只看講學堂上。其一人專心致志。所謂陽也。其一人雖聽之。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。此卽陰也。由此推之。一日之內。自朝至暮。仔細檢點將來。畢竟是陽氣少。陰氣多。便曉得一點靈明。不容自昧。便曉得伏羲六十四卦。各各一陽一陰。太極未分以前。止此一陽。別無陰氣爲之對待。爲他陽動之極。陰氣乘之伏生。所以千古聖賢。謂陽爲中正。爲君子。陰爲邪慝。爲小人。止此一點純陽。爲萬善同然之極。爲萬善同歸之本。保此萬善之所同歸者。純一不

貳。故曰至誠明善。誠身當體畢現。豈非察天察地。都從此處造端。所以文王繫易。直窺乾健之體。夫子繫傳。直窺太極之用。周子觀易。直窮到聖人所不知所不能處。援筆疾書一○。白淨圈子曰無極。只此無之一字。便盡聖人所不知不能之秘。便殺一切聰明才辯之士。坐卧三五十年。如此逆推上去。是爲聖聖相傳之旨。至于經生舉業之說。則有可言者。尋常說話。謂此書重費不重隱。欲以費字破隱也。不知此書之旨。原就賢知之過者。窮到他至極處。使他再索不來。

以絕他索隱行惟之路。意蓋謂賢知之人。以爲斯道原是隱的。遂極力去索。不知到這田地。任你蓋世聰明。絕代伎倆。一斐也沒用處。徒苦精力推索上去。行出來。都是些恠事。良由他只曉得君子之道是極隱的。却不知道隱處。原費得極。就天地間。形形色色。那一處不是斯道瀰滿。你如何索得將來。所以謂斯道在人倫日用間。却人倫日用間。收他不得。斯道在天地民物內。却天地民物內。摸索他不得。無人不在道中。却無人可以窮道之妙。即使愚夫愚婦。亦可與知。

與能。然就此與知與能中，推原到至極處，卽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。豈特聖人。卽天地也。自家作不得主。所以剛柔燥濕，各有宜忌。雨暘寒燠，不免愆期。惟君子看到這田地，見得這個物事，誠在包羅天地之外。要說他大，則大而無外。連天地都在包羅之中。要說他小，則小而無間。連纖芥都被他鑽透了。試看天地間。上至于天，下至于淵，便是全全一箇法象。而飛者戾天，躍者極淵，上上下下，莫非斯道之所克。周滿滿，隱惟到這裡，還索得去，索不去。君子一眼覷破，此箇

道理除却一陰一陽。別無體性。此箇體性。除却人倫
日用。別無當人本分內事。只須在夫婦上做起。以夫
婦者。一陰一陽之體性也。祇此陰陽兩字。體備在乎
人身。散見極之天地。天地以生物爲性。夫婦以天地
生物之心爲性。任天地間。飛潛動植。天喬品類。無物
不惡殺而好生。無物之生理。不從陰陽變變化化。而
正性命。却打轉在我夫婦身上一看。始知物物之性
莫不如我夫夫婦婦一般。所以盡自性而人物之性
俱盡。人物盡而更能與天地參。故曰。及其至也。察乎

于六。助教朱子象賢曰。隱不可索。惟大聖人。神而明之。故易曰。神以知來。知以藏往。先生曰。此卽乾坤之用。乾知太始。故曰知來。坤作成物。故曰藏往。同此知竅。一點靈光。未落物交。如皎日當空。故曰神。一經照物。便與物交。現在物上。便不得爲神。故曰知。知者神也。明也。故曰陽也。藏者伏也。收也。故曰陰也。來者不可逆觀。惟陽明逆發。乃能炳燭機先。此點陽明。一經照徹。便將影事。藏伏根底。藏之既久。便是一團陰氣。凝結閉固。連前所爲神而明者。都不得爲神矣。此氣

固結深厚。以至日之所喜。夜夢猶生戀戀。日之所忌。夜夢猶生怖恐。便知有生之日。所固結者。至死之日。猶爲他粘縛。故吾夫子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也。乾曰資生。生者陽氣潛通也。坤曰資始。始者陰氣凝結也。春夏秋冬。四序循環之氣。地未受而天早蒸變之。此知太始也。春夏之氣已成。既往。一切物所受。春夏既往之氣。盡藏于地。以爲來年春夏之所胚胎。此作成物也。故曰。知太始者。知來也。作成物者。藏往也。豈本監之臆說哉。張太學三省有詩四章。內有語在陰陽未

判前之句。蓋頌先生也。先生曰。此事切忌與聰明人說。何也。以聰明人。平日讀聖賢書。多所詳明。開口便要道着。及至拈出一問。直教有口難開。請看張友所呈之詩。非不體備風雅。理饒蘊籍。一眼看將去。直教登壇執牛耳。然本監恐其說理真。去理反遠。必須親驗過始得。賢友云。語在陰陽未判前。把本監平日所說過的。都掃却。把賢友平日所說得的。都拋却。本監開口一問。賢友隨口便答。少落沉吟。便是陰陽判後。交戰胸中。問答相應。如子呼參。唯方云。面面相証。請

問賢友。如何是陰陽未判以前一句。張友徐徐曰。這想是說不出的。先生曰。既云說不出。何以又曰語在前乎。此之謂侷儻真儒也。吾友珍重。

附張太學三省詩

丁亥十月之望。侍胡夫子講學。述言四首。

虎座春風普四筵。莘莘徒友各森然。心期富貴從游外。語在陰陽未判先。讀易自知時合聖。觀圖誰謂我非天。細思意必都忘處。退省能無媿習傳。

純陰十月數將窮。難說微陽不在中。未解聲希從子

半。莫看花色向春紅。焚香可對天人語。閣筆皆全性命功。聞道去矜良未易。敢云消息我能通。

無極還居太極初。日爲太極便非虛。陰陽不悟從來理。神聖空勞再著書。嗜欲可言皆是道。功名有立亦成餘。無端二氏休相混。強把圓通作悟歟。

航建良知聞未曾。吾師一語水融冰。良無如善誠相印。知卽爲明擇可承。寧賴紫陽開秘鎖。偶從陸子發肩滕。還期寔證中庸義。臣子能分第友能。

先生冬至和前韻四首

喜無意見雜經筵。話到源頭亦悄然。萬善不迷千慮
後。孤陽常在衆陰先。漫推玄奧爲賢聖。笑指文章是
性天。得力不須求退省。知能忘處是薪傳。

萬物嚴寒歲欲窮。到頭消息有無中。春回午夜千門
曉。日捧天闈八表紅。一物靜觀皆萬象。百昌榮暢見
全功。莫言此際陽偏穉。早向羣陰暗裏通。

君言無極是皇初。極到無時早已虛。妙悟強存些箇
理。屢空寧滯數行書。江天頻喜堪留戀。風月誰能惜
有餘。不蹴圓通最巔頂。肯從吾黨賦歸歎。

姚江欲溯昔何魯。絕學堪傷似履水。洗淨天光涵法
象。掀翻窠臼是師承。鵝湖有路垂金鎖。仲晦多才固
鑄。此理若還談實證。聖人無復不知能。